智囊/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十八卷　敏悟

下一卷▶

剪彩成花，青陽笑之。人工則勞，大巧自如。不卜不筮，匪慮匪思。集「敏悟」。

司馬遹

晉惠帝太子遹。自幼聰慧，宮中嘗夜失火，武帝登樓望之，太子乃牽帝衣入暗中。帝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暮夜倉卒，宜備非常，不可令照見人主。」時遹才五歲耳，帝大奇之。嘗從帝觀豕牢，言於帝曰：「豕甚肥，何不殺以養士，而令坐費五穀？」帝撫其背曰：「是兒當興吾家。」後竟以賈後讒廢死，諡愍懷，吁，真可愍可懷也！

[評]

此大智識人，何以不祿？噫！斯人而祿也，司馬氏必昌，而天道僭矣。遹諡愍懷，而繼惠世者，一懷一愍，馬遂革而為牛，天之巧於示應乎？

李德裕

李德裕神俊，父吉甫每向同列誇之。武相元衡召謂曰：「吾子在家，所讀何書？」

意欲探其志也。德裕不應，翌日，元衡具告吉甫，吉甫歸責之。德裕曰：「武公身為帝弼，不問理國調陰陽，而問所讀書。書者，成均、禮部之職也。其言不當，是以不應。」吉甫復告。元衡大慚。

[評]

便知是公輔之器。

洪鐘

崇仁洪鐘，生四歲，隨父朝京以訓導考滿之京。舟中朝京與客奕，鍾在旁諦觀久之，悟其行勢，導父累勝。比至臨清，見牌坊大字題額，索筆書之，遂得字體，至京師，即設肆鬻字，京師異為神童。憲宗聞之，召見，命書，即地連畫數字，又命書「聖壽無疆」四字，鍾握筆久之，不動。上曰：「汝容有不識者乎？」鍾叩頭曰：「臣非不識字，第為此字不敢於地上書耳。」上嘉其言，即命內侍舁幾，復以踢凳立其上，書之，一揮而就。上喜，命翰林給廩讀書，其父升國子助教，以便其子。

[按]

鍾弘治庚戌年十八登進士，策授中書。不幸嬰疾，未三十而夭。豈佛家所謂「修慧未修福」者邪？

高定

高定年七歲，讀《尚書》。至《湯誓》，問父郢曰：「奈何以臣伐君？」父曰：「應天順人。」定曰：「『用命賞於祖，不用命戮於社。』豈是順人？」父不能答。

[述評]

夷、齊爭之千年，高童決之一語。彼獐鹿、鬆槐之對，徒齒牙得利，不足道矣。

賈嘉隱七歲，以神童召見。時長孫無忌、徐勣於朝堂立語，徐戲之曰：「吾所倚何樹？」曰：「松樹。」徐曰：「此槐也，何言鬆？」賈云：「以公配木，何得非鬆？」

長孫亦如徐問之，答曰：「槐樹。」長孫曰：「不能復矯對耶？」曰：「木旁加鬼，何煩矯對？」

王雱數歲時，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獻荊公者，問雱：「何者是鹿，何者是獐？」雱實未辨，乃熟視曰：「獐邊者鹿，鹿邊者是獐。」客大奇之。

杜鎬

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。嘗有子毀父畫像，為近親所證者，兄疑其法未能決，形於顏色。鎬尚幼，問知其故，輒曰：「僧、道毀天尊、佛像，可以比也。」兄甚奇之。

文彥博　司馬光

彥博幼時，與群兒戲，擊球，球入柱穴中，不能取，公以水灌之，球浮出。

司馬光幼與群兒戲，一兒誤墮大水甕中，已沒，群兒驚走，光取石破甕，遂得出。

〔評〕

二公應變之才，濟人之術，已露一斑。孰謂「小時了了者，大定不佳」耶？

王戎

王戎年七歲時，嘗與諸小兒游，矚見道旁李樹，有子扳折，諸小兒競走之，唯戎不動。人問之，答曰：「樹在道旁而多子，此必苦李。」試之果然。

〔述評〕

許衡少時，嘗暑中過河陽，其道有梨，眾爭取啖之，衡獨危坐樹下自若。或問之，曰：「非其有而取之，不可。」曰：「人亡世亂，此無主矣。」衡曰：「梨無主，吾心獨無主乎？」〔邊批：真道學。〕合二事觀戎為智，衡為義，皆神童也。

曹衝

曹衝字倉舒，自幼聰慧。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，公欲知其斤重，以訪群下，莫能得策。衝曰：「置象大船之上，而刻其水痕所至，稱物以載之，一較可知矣。」衝時僅五六歲，公大奇之。

張鷟

張鷟知處州時，有人欲造大舟，不能計其所費，問之，云：「可造一小舟，以寸分尺，便可計算。

戴顒

自漢世始有佛像，形制未工。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。既成，恨面瘦，工人不能改，迎戴顒〈〔字仲若〕〉視之。顒曰：「非面瘦，乃臂胛肥耳。」為減臂胛，遂不覺瘦。

〔評議〕

用侈便覺財匱，官貪便覺民貧，將弱便覺敵強。舉隅善反，所通者大。

楊佐

陵州有鹽井，深五十丈，皆石作底，用柏木為乾，上出井口，垂綆而下，方能得水。歲久，乾摧敗，欲易之，而陰氣騰上，入者輒死。唯天雨則氣隨以下，稍能施工，晴則亟止。佐官陵州，教工人用木盤貯水，穴隙灑之，如雨滴然，謂之水盤。如是累月，井乾一新，利復其舊。

尹見心

尹見心為知縣。縣近河，河中有一樹，從水中生，有年矣，屢屢壞人舟。見心命去之，民曰：「根在水中甚固，不得去。」見心遣能入水者一人，往量其長短若干，為一杉木大桶，較木稍長，空其兩頭，從樹杪穿下，打入水中，因以巨瓢盡涸其水，使人入而鋸之，木遂斷。

懷丙

宋河中府浮梁，用鐵牛八維之，一牛且數萬斤。治平中，水暴漲絕梁，牽牛沒於河。募能出之者，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，夾牛維之，用大木為權衡狀鉤牛，徐去其土，舟浮牛出。轉運使張燾以聞，賜之紫衣。

明成祖

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於鍾山。碑既鉅麗非常，而龜趺太高，無策致之。一日夢有神人告之曰：「欲豎此碑，當令龜不見人，人不見龜。」既寤，思而得之。遂令人築土與龜背平，而輦碑其上，既定而去土，遂不勞力而畢。

黃懷信

宋初，兩浙獻龍船，長二十餘丈，上為宮室層樓，設御榻，以備遊幸。歲久腹敗，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。熙寧中，宦官黃懷信獻計，於金明池北鑿大澳，可容龍船，其下置柱，以大木梁其上，乃決汴水入澳，引船當樑上，即車入澳中水。完補訖，復以水浮船，撤去梁柱，以大屋蒙之，遂為藏船之室，永無暴露之患。

〔述評〕

蘇郡葑門外有滅渡橋。相傳水勢湍急，工屢不就。有人獻策，度地於田中，築基建之。既成，濬為河道，導水由橋下，而塞其故處，人遂通行，故曰「滅渡」。此橋鉅麗堅久，至今偉觀。

或云魯般現身也。事與修船相似。

虞世基　周之屏

隋煬幸廣陵。既開渠，而舟至寧陵界，每阻水淺。以問虞世基。答曰：「請為鐵腳木鵝，長一丈二尺，上流放下，如木鵝住，即是淺處。帝依其言驗之，自雍丘至灌口，得一百二十九處。

周之屏在南粵時，江陵欲行丈量，有司以瑤僮田不可問。比入覲，藩、臬、郡、邑合言於朝，江陵厲聲曰：「只管丈。」周悟其意，揖而出。眾尚囁嚅，江陵笑曰：「去者，解事人也。」眾出以問云何，曰：「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，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？伸縮當在吾輩。」眾方豁然。

杜瓊　譙周

漢末杜瓊〈〔字伯瑜〕〉嘗言：「古名官職，無言曹者。始自漢以來，官盡言曹。吏言『屬曹』，卒言『侍曹』，此殆天意乎！」譙周因曰：「靈帝名二子曰史侯、董侯。後即帝皆免為侯，亦此類矣。然則先帝諱備，備者，具也；後主諱禪，禪者，授也。言劉已具矣，當授他人也。」又言：「曹者，眾也；魏者，大也。眾而大，天下其當會也。具而授，其無後矣！」及蜀亡，競神其語。周曰：「由杜君之詞廣之，非有獨至之異也！」咸熙二年，周書板曰：「典午忽兮，月酉沒兮。」典午，謂司馬；月酉，八月也。至八月而晉文帝崩。

梁武帝

台城陷，武帝語人曰：「侯景必為帝，但不久耳。破『侯景』字乃成『小人百日天子』」。景篡位，果百日而亡。

高世則　何孟春

紹興己酉，有熊至永嘉城下。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元錙曰：「熊，於字為『能火』。郡中宜慎火燭。」後數日，果燒官民舍十七八。弘治十年六月，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，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為言。未幾，禮部火，又未幾，乾清宮毀焉。

漢高祖　唐太宗

漢高祖過柏人，欲宿，心動，詢其地名，曰「柏人」，柏人者，迫於人也。不宿而去。已而聞貫高之謀。高祖不禮於趙王，故貫高等欲謀弒之。

竇建德救王世充，悉兵至牛口。李世民喜曰：「豆入牛口，必無全理。」遂一戰擒

之。

〔述評〕

後漢岑彭伐蜀，至彭亡，遇刺客而死。

唐馬燧討李懷光，引兵下營，問其地，曰：「埋光村。」喜曰：「擒賊必矣。」果然。

遼主德光寇晉，回至殺胡林而亡。

宋吳璘與金人戰，大敗於興州之殺金坪。

弘治中，廣西馬參議玹與都司馬某征瑤，至雙倒馬關，皆為賊所殺。

寧王反，兵敗於安慶，舟泊黃石磯，問左右：「此何地名？」左右以對，江西人呼「黃」如「王」音，濠歎曰：「我固應『失機』於此。」無何就擒，識其可盡忽乎？」

文皇兵至懷來城，毀五虎橋而進。又如狼山、土墓、豬窩等處，俱不駐營，惡其名也。

弘治乙丑，崑山顧鼎臣為狀元。尹閣老值家居，謂人曰：「此名未善。」蓋「臣」與「成」聲相似，鼎成龍駕，名犯嫌諱。至五月，果驗。人謂尹之言亦有本同音。

景泰辛未狀元乃柯潛，時人云：「『柯』與『哥』同音。未幾，英廟還自北，退居南宮，固『哥潛』之讖。

曹翰

曹翰從征幽州，方攻城，卒掘土得蟹以獻。翰曰：「蟹，水物，而陸居，失所也。且多足，彼援將至，不可進拔之象。況蟹者，解也，其班師乎？」已而果驗。

鄭欽說

欽說天性敏慧，精曆術，開元後累官右補闕內供奉。初，梁之大同四年，太常任昉於鍾山壙中得銘曰：「龜言土，蓍言水，甸服黃鍾起靈址。瘞在三上庚，墮遇七中己，六千三百浹辰交，二九重三四百圮。」昉遍窮之，莫能辨，因遺戒子孫曰：「世世以銘訪通人，有得其解者，吾死無恨。」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，寫以授欽說，欽說時出使，得之於長樂驛，至敷水三十里輒悟，曰：「此卜宅者搜葬之歲月，而先識墓圮日辰也。『甸服』，五百也；『黃鍾』，十二也。由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，凡五百一十二年。葬以三月十日庚寅：『三上庚』也。圮以七月十二日己巳：『七中己』也。『浹辰』，十二也。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，六千三百一十二月，月一交，故曰：『千三百浹辰交』。『二九』，十八也；『重三』，六也。建武四年三月十日，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，十八萬六千四百日，故曰：『九重三四百圮』。」升之大驚，服其超悟。

楊修

楊修為魏武主簿。時作相國門，始構榱桷。魏武自出看，題門作「活」字，便去。楊見，便令壞之，曰：「門中活，『闊』字，王正嫌門大也。」

人餉魏武一杯酪，魏武啖少許，蓋頭上題「合」字以示眾，眾莫能解，次至楊修。修便啖之，曰：「公教人啖一口也，復何疑？」

魏武嘗過「曹娥碑」下，楊修從。碑背上見題作「黃絹幼婦外孫齏臼」八字。魏武謂修曰：「解否？」答曰：「解。」魏武曰：「卿未可言，俟我思之。」行三十里，魏武乃曰：「吾已得。」令修別記所知，修曰：「黃絹，色絲，於字為『絕』；幼婦，少女，於字為『妙』；外孫，女子，於字為『好』；齏臼，受五辛之器，於字為『辭』。所謂『絕妙好辭』也！」魏武亦記之，與修同，歎曰：「吾才去卿乃三十里。」

操既平漢中，欲討劉備而不得進，欲守又難為功。護軍不知進止，操出教，唯曰：「雞肋。」外曹莫能曉，楊修曰：「夫雞肋，食之則無所得，棄之則殊可惜。公歸計決矣。」乃私語營中戒裝，俄操果班師。

〔述評〕

德祖聰穎太露，為操所忌，其能免乎？晉、宋人主多與臣下爭勝詩、字，故鮑照多

累句，僧虔用拙筆，皆以避禍也。

劉顯　東方朔

梁時有沙門訟田，武帝大署曰：「貞。」有司未辨，遍問莫知。劉顯曰：「貞字文為『與上人』。」

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。時上林獻棗，帝以杖擊未央前殿，曰：「叱叱！先生束束！」朔至曰：「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？」朔見上以杖擊檻，兩木為林，上林也；束束，棗也，叱叱，四十九也。

開元寺沙彌

乾符末，有客寓廣陵開元寺，不為僧所禮，題門而去。題云：「龕龍去東涯，時日隱西斜，敬文今不在，碎石入流沙。」僧眾皆不解，有沙彌知為謗語，是「合寺苟卒」四字。

令狐綯

令狐綯鎮淮海日，嘗游大明寺，見西壁題云：「一人堂堂，二曜同光；泉深尺一，點去冰旁；二人相連，不欠一邊；三梁四柱烈火燃，除卻雙鉤兩日全。」諸賓幕莫辨，有支使班蒙，一見知是「大明寺水，天下無比」八字。

丁謂

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，夜見美人，蓋鬼也。擲書云：「川中狗，百姓眼，馬撲兒，御廚飯。」慶成不解，述於丁晉公，丁解云：「川中狗，蜀犬也；百姓眼，民目也；馬撲兒，瓜子也；御廚飯，官食也。乃『獨眠孤館』四字。」

蘇軾

荊公柄國時，有人題相國寺壁云：「終歲荒蕪湖浦焦，貧女戴笠落柘條，阿儂去家京洛遙，驚心寇盜來攻剽。」人皆以為夫出，婦憂亂荒也。及荊公罷相，子瞻召還，諸

公飲蘇寺中，以此詩問之。蘇曰：「於『貧女』句，可以得其人矣。『終歲』，十二月也，十二月為『青』字；『荒蕪』，田有草也，草田為『苗』字；『湖浦焦』，水去也，水傍去為『法』字；『女戴笠』為『安』字；『柘落條』為『石』字；『阿儂』乃吳言，合之為『誤』字；『去家京洛』為『國』字；寇盜攻剽，為賊民。蓋隱『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』也。」

李彪

後魏孝文嘗宴群臣。舉卮言曰：「三三橫，兩兩縱。誰能辨之賜金鍾。」御史中尉李彪曰：「沽灑老嫗甕注瓶，屠兒割肉與稱同。」尚書左丞甄琛曰：「吳人浮水自云工，技兒擲袖在虛空。」彭城王勰悟曰：「此『習』字也。」孝文即以金鍾賜彪。

劉璁

辛未會試，江陰袁舜臣作謎詩於燈上，云：「六經蘊籍胸中久，一劍十年磨在手。杏花頭上一枝橫，恐泄天機莫露口。一點累累大如斗，掩卻半牀何所有？完名直待掛冠歸，本來面目君知否？」諸人不辨，唯劉璁一見知之。乃「辛未狀元」四字。〈〔劉璁乃辛未榜眼，吳縣人。〕〉

秦觀　蘇軾　蘇小妹

秦少游為謎難東坡，云：「我有一間房，半間租與轉輪王。有時射出一線光，天下邪魔不敢當。」坡公應聲曰：「我有一張琴，琴弦藏在腹。憑君馬上彈，彈盡天下曲。」小妹曰：「我有一隻船，一人搖櫓一人牽；去時牽纜去，來時搖櫓還。」三謎皆指木馬〈〔墨鬥〕〉，而後二謎更勝。

拆字

謝石，潤夫，成都人，宣和間至京師，以拆字言人禍福。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，即就其字離析而言，無不奇中，名聞九重，上皇因書一「朝」字，令中貴人持往試之。石見字，即端視中貴人曰：「此非觀察所書也。」中貴人愕然曰：「但據字言之。」石以手加額曰：「『朝』字，離之為『十月十日』字，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，當誰書也！」一座盡驚。中貴馳奏。翌日，召至後苑，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，論說俱有精理，錫齎

甚厚，補承信郎。緣此四方求相者，其門如市。

有朝士，其室懷娠過月，手書一「也」字，令其夫持問。是日坐客甚眾，石詳視，謂朝士曰：「此閣中所書否？」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石曰：「謂語助者，焉、哉、乎、也，固知是公內助所書。」問：「盛年三十一否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「以『也』字上為『三十』，下為『一』字也。」「然吾官寄此，當力謀遷動，還可得否？」曰：「正以此為撓耳。蓋『也』字著『水』則為『池』，有『馬』則為『馳』，今池運則無水，陸馳則無馬，是安可動也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，皆當無一存者。以『也』字著『人』，則是『他』字，今獨見『也』字而不見『人』故也。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？以『也』字著『土』則為『地』字，今不見『土』只見『也』。俱是否？」曰：「誠如所言。然此皆非所問者。賤室憂懷娠過月，所以問耳？」石曰：「是必十三個月也。以『也』字中有『十』字，並兩旁二豎下畫為十三也。」〔邊批：或三十一，或十三，數而參之以理。〕石熟視朝士曰：「有一事似涉奇怪，固欲不言，則吾官所問，正決此事。可盡言否？」朝士因請其說。石曰：「『也』字著『蟲』為『蟲也』〈〔蛇〕〉字，今尊閣所娠，殆蛇妖也。然不見蟲，則不能為害。謝石亦有薄術，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，無苦也。」朝士大異其說，固請至家，以藥投之，果下數百小蛇，都人益共神之，而不知其竟挾何術。

〔述評〕

後石拆「春」字，謂「秦」頭太重，壓「日」無光，忤相檜，死於戍。

建炎間，術者周生善相字。車駕至杭，時虜騎驚擾之餘，人心危疑，執政呼周生，偶書「杭」字示之，周曰：「懼有警報。」乃拆其字，以右邊一點配「木」上即為「兀術」。不旬日，果傳兀術南侵。當趙、秦廟謨不協，各欲引退，二公各書「退」字示之，周曰：「趙必去，秦必留。日者君象，趙書『退』字，『人』去『日』遠；秦書『人』字，密附『日』下，字在左筆下連，而『人』字左筆斜貫之，蹤跡固矣，欲退得乎？」既而皆驗。

往年有叩試事者，書「串」字，術者曰：「不特鄉闈得雋，南宮亦應高捷。蓋以『串』寓二『中』字也。」一生在傍，乃亦書「串」字令觀，術者曰：「君不獨不與賓興，更當疾。」詢其所以，曰：「彼以無心書，故當如字；君以有心書，『串』下加『心』，乃『患』字耳。」已而果然。

相傳文皇在燕邸時，嘗微行，詣一相字者，寫「帛」字令看，其人即跪拜，稱「死罪」。王驚問故，對曰：「『皇』頭『帝』腳，必非常人也。」後有人亦書「帛」字，其人曰：「是為『白巾』，君必遭喪。」

蘇黃遷謫

蘇子瞻謫儋州，以「儋」字與「瞻」相近也；子由謫雷州，以「雷」字下有「田」字也；黃魯直謫宜州，以「宜」字類「直」字也，此章子厚諧謔之意。當時有術士曰：「『儋』字從立人，子瞻其尚能北歸乎？『雷』字『雨』在『田』上，承天之澤也，子由其未艾乎？『宜』字有蓋棺之義，魯直其不返乎？」後子瞻歸，至毗陵而卒；子由老於潁，十餘年乃終；魯直竟沒於宜。

子犯

城濮之役，晉文公夢與楚子搏，楚子伏己而盬其腦，是以懼。子犯曰：「吉！我得天，楚伏其罪，我且柔之矣！」

劉伯溫

高祖方欲刑人，劉伯溫適入，亟語之夢：「以頭有血而土傅之，不祥，欲以應之。」公曰：「頭上血，『眾』字也，傅以土，得眾且得土也，應在三日。」上為停三日待之，而海寧降。

董伽羅

通海節度使段思平，為楊氏所忌，逃之。剖野核桃，有文曰：「青昔」。思平拆之曰：「青乃十二月，昔乃二十一日，吾當以是日舉義。」遂借兵東方，及河，欲渡，思平夜夢人斬其首，又夢玉瓶耳缺，又夢鏡破，懼不敢進兵。軍師董伽羅曰：「三夢皆吉兆也。公為大夫。夫，去首為『天』，天子兆也；玉瓶去耳為『王』；鏡中有影，如人相敵，鏡破影滅，無對矣。」思平乃決。遂逐楊氏而有其國。改蒙曰「大理」。

〔述評〕

《小說》載，秦王夢日落、山崩、海乾、花謝，群臣莫能解者。甘羅年十二，進曰：「日落帝星現，山崩地大平，海乾龍獻寶，花謝子收成。」事雖不經，亦云善對。

河水乾

宋王有疾，夜夢河水乾，憂形於色。以為君者，龍也；河無水，龍失其居。不祥。值宰輔問疾，以此詢之。或曰：「河無水，乃『可』字；陛下之疾當可矣。」帝欣然，未幾疾愈。

成天子

北齊文宣將受禪，夢人以筆點額。王曇哲賀曰：「『王』上加點，乃『主』字，位當進矣。」〈〔吳祚《國統志》載熊循占吳大帝之夢同此。〕〉

隋文帝未貴時，嘗夜泊江中，夢無左手，覺甚惡之。及登岸，詣一草庵，中有一老僧，道極高，具以夢告之。僧起賀曰：「無左手者，獨拳也，當為天子。」後帝興，建此庵為吉祥寺。

唐太宗與劉文靜首謀之夜，高祖夢墮牀下，見遍身為蟲蛆所食，甚惡之。詢於安樂寺智滿禪師，師曰：「公得天下矣！牀下者，陛下也；群蛆食者，所謂群生共仰一人活耳。」高祖嘉其言。

先進場

昔一士子將赴試，夢先進場，覺而語妻，喜曰：「今秋必魁多士矣！」妻曰：「非也，子不憶《魯論》．『先進第十一』乎？」後果名在十一。

曹良史

河東裴元質初舉進士，明朝唱策，夜夢一狗從竇出，挽弓射之，其箭遂撇，以為不祥。曹良史曰：「吾往唱策之夜，亦為此夢，夢神為吾解之曰：『狗』者，『第』字頭也；『弓』，『第』字身也；箭者，『第』豎也；有撇，為『第』也。」尋唱策，果如

夢焉。

占狀元

孫龍光狀元及第，前一年，嘗夢積木數百，龍光踐履往復。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，處士曰：「賀郎君喜，來年必是狀元。何者？己居眾材之上。」

郭俊應舉時，夢見一老僧著屐，於臥榻上蹣跚而行，既寤，甚惡之。占者曰：「老僧，上座也；著屐於臥榻上，行屐高也；君其巍峨矣。」及見榜，乃狀元也。

剃髭剃髮

宋李迪美鬚髯，御試日，夢剃削俱盡。占者曰：「剃者，替也，解元是劉滋，今替滋矣。」果狀元及第。

曹確判度支，亦有台輔之望，或夢剃髮為僧，心甚惡之，有一士善占夢，確召而詰之。此士曰：「前賀侍郎，旦夕必登庸；出家者，剃度也，度、杜同音，必代杜為相矣。」無何，杜相出鎮江西，而確大拜。

舌生毛

馬亮知江陵府，任滿當代，夢舌上生毛，僧占曰：「舌上生毛，剃不得，當在任。」果然。

季毅

王濬夢懸三刀於樑上，須臾又益一刀。季毅曰：「三刀為州，又益者，明府其臨益州乎？」果遷益州刺史。

郭喬卿

後漢蔡茂家居，夢取得一束禾，又復失之。郭喬卿曰：「禾失為秩，君必膺祿秩矣。」旬日內徵為司徒。

李仙藥

給事陳安平子年滿赴選，與鄉人李仙藥臥，夜夢十一月養蠶。仙藥占曰：「十一月養蠶，冬絲也，君必送東司。」數日果送吏部。

饒陽李瞿曇勛官番滿選，夜夢一母豬極大，李仙藥占曰：「母豬，犉主也，君必得屯主。」數日，果如其言。

楊廷式

偽吳毛貞輔，累為邑宰，應選之廣陵，夢吞日，既寐腹猶熱，以問侍御史楊廷式。楊曰：「此夢至大，非君所能當，若以君言，得赤塢場官也。」果如其言。

索紘

晉索充夢舅脫去上衣，索紘占曰：「『舅』字去其上，乃『男』字也，當生男。」

又，張邈嘗奉使，夢狼啖一腳，索紘曰：「『腳』肉被啖，為『卻』字，子必不行。」後二占俱驗。

又，宋捅夢內有人著赤衣，捅把兩杖極打之，紘曰：「『內』有人，『肉』字；朱衣赤色，乃乾肉也；兩杖箸象，極打之，必飽食。」亦驗。

周宣

魏周宣善占夢，有人夢芻狗，詢之，宣曰：「當得美食。」已驗矣。其人復往，謬曰：「吾夜來復夢芻狗。」宣曰：「宜防傾蹙。」未幾因墮車損足，其人怪之，復謬曰：「夜來又夢芻狗。」宣曰：「慎防失火。」俄而家中火起，乃詣宣問曰：「吾夢芻狗，三占不同，而皆驗，何也？」宣曰：「芻狗，祭物，故始夢當得食；祭訖則車轢之矣，故墮車傷足也；既經車轢，必且入樵爨，故虞失火。」其人曰：「吾前實夢，後二次妄言耳。」宣曰：「吉凶悔吝生乎動，汝意既動，與真夢同，是以占之皆驗。」

顧琮

顧琮為補闕，嘗有罪係詔獄，當伏法。琮憂愁，坐而假寐，忽夢見其母下體，琮謂下詳之甚，愈懼，形於顏色，時有善解者，賀曰：「子其免乎，太夫人下體，是足下生路也，重見生路，何吉如之？」明日，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，竟得免，琮後至宰相。

苻堅

苻堅將欲南伐，夢滿城出菜，又地東南傾，其占曰：「菜多，難為醬，東南傾，江左不得平也。

張猷

右丞盧藏用、中書令崔湜坐太平黨，被流嶺南，至荊州。湜一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。占夢張猷謂盧右丞曰：「崔令公乃大惡。夢坐下聽講，法從上來也；『鏡』字，『金』旁『竟』也。其竟於今日乎？」得敕，令湜自盡。

韓眾

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，有故舊子弟赴選，投衛論囑。衛欣然許之。駁榜將出，其人忽夢乘驢渡水，蹙墜水中，登岸而靴不沾濕。選人與秘書郎韓眾有舊，訪之。韓被酒半戲曰：「公今年選事不諧矣。據夢，『衛生相負，足下不沾。』」及榜出，果駁放。

王戎

王戎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，著衣襟中，既覺，得之。占曰：「椹(桑子)，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。

〔評〕

夢椹代喪，明用甚雅。

曾進

江西曾迥當大比之秋，夢抱一小兒，忽見此兒右邊又生一耳，少頃，見此兒無兩手，以為不祥，語其兄進。進曰：「又添一耳，『耳』與『又』乃『取』字；小兒，子也，子無兩手，乃『了』字，爾已取了。衛生已而果然。

李錡

韓皐素與李錡不協，錡一日夢萬歲樓上掛冰，因自解曰：「冰者，寒也；樓者，高也。豈韓皐來代我乎？」意甚惡之，皐果移鎮浙右〈〔浙西〕〉。

趙輔和　郭璞

有人父官刺史，得書云：「有疾。」是人詣趙輔和館，別托相知者筮，遇「泰」，筮者云：「甚吉。」是人出後，輔和語筮者云：「『泰』，乾下坤上，則父已入土矣，豈得言吉？」果凶問至。

顧士群母病，筮得「歸妹」之「隨」，或以為「男女有家」之卦，必無恙。郭璞曰：「『歸妹』，女之終也，兑主秋，至立秋日終矣。」果然。

占兄弟占子

成化甲午，江西鄉試，揭曉之期，泰和尹公值在京，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，得「明夷」卦，內離外坤，三爻五爻發，三爻皆兄弟。占者以書云「兄弟雷同，難上榜」，囁嚅不敢對。公曰：「三為白虎，五為青龍，龍虎榜動，有中之兆。兄弟發者，以兄問弟，弟當動而來矣。」不數日，喜報果至。

有父占子病者，卦得，父母當頭克子孫，凶象，而子孫爻又不上卦，占者斷其必死，父泣而歸。途遇一友，問得其故，友曰：「父母當頭克子孫，使子孫上卦，則受克矣。今之生機，全在不上卦。譬如父持大杖欲擊子，不相值則已耳，郎君必無恙。」未幾果愈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